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五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婁春坊

唐文粹卷九十五

宋 姚鉉 編

序戊總一十四首

著撰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吕温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叙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歴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

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
迺可言矣開歷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
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胸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
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兢開
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
始閒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
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與
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

就故絶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昜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説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筴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水成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昊歳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闕傳世五萬餘歳又有修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强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歴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

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歷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黄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

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歴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於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歳辛夘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紂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録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黄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令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歷叙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月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以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迺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啟未立使三年何繫令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

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啟咸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於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歷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

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漬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

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駮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

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𢖍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

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賛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序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謡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

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黠黎之風美列馬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汲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

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

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興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
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
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
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
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
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將進酒

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

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馬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

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守豐叔其

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凡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畧序　　唐　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

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鶺鴒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徧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遂覽前

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謡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别殿備乙夜之覩則聖慮先

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内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説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盖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内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渙若氷釋既而以予嘗所斬鬻俾叙而辨之為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内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

冥是非浒然順物内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者如此洎乎性命目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劘狗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鬬於彼是之境陳蠢滑湣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外馳莊生良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窒乎欲則曰休影

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蜕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猨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攖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别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

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趎之徒歟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畧直書隱居之志以冠於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

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茍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以降皆

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

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

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馬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

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于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歳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圏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

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令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

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賛序

張 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

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寳坊啟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

而嘉馬讃揚佛事題之樂石

禪宗源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叙之休曰未曽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閒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别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摩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

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氣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

敘剗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嚬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鬬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

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闕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

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　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

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顦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

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吕温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藩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悦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

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相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有衆壑合注寖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詩序　權德輿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内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税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熕埃壒中孕閒曠晝懸清光夕湛虚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瑶如金

綠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三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礪四

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攄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文粹卷九十五

唐文粹卷九十六

宋 姚鉉 編

序己 籍記附總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

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咨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畧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闕闕吉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

于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
讌姑以為别若夫階抱狐嶠軒飛虔潭阻殘暑於重林
速高秋於絶壑其盤何有臑鹿膜羊其俎何有蟠兎膾
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絺禮交
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
抑馬堂堂馬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士庀
舟以待司功設以告儆饌更服陳羞挈罇自回源起
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岊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

缺稜摇敞豁瞑眇虚曠太皡苗裔可寄任宿伯禹山川
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為歡婥態目成以留客娉容
色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
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
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運絕陘仍瀾
壯兮緬以没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舞兮護輕橈蛟龍
伃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溆兮悵而還適予
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槩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泓
洞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
之哉樂之哉字濄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髙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
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
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坐皆古
人也徹饌新樽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篁濟上嫣然能

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傍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馬合引潜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遥川后禮兮扈予桡横增沃兮蓬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别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與胥米廪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

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予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牒詢訪耇老自五六日至於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

兹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郢嘗與五太守會集讌遊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總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鬬為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髭髩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

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琅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琅琊邸而為鎮東也甞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

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厯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濟不刋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湔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輿從公公之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

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夂鳥俱明月滿山朱輔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兹疲人繄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

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予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将與大别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

若未滅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附詩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殽醴清酤會河東裴與滎陽鄭袞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

予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嘔噱傲睨相視稱觴予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烏烏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觵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離别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坐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

益始敦師以閲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鍛羽覩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靄林寒氣總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譙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仳離之怨馬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涖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于穎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于穎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煁有煒酒醴惟旨喟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

辯道深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安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

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

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

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益奇出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頪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喬舞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
安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
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懐抱
清喜方當紅爐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跡團團
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
上為孤髻撑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
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無計離瓶罌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 豈能煑仙藥但未汚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 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 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以茲翩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 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 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撜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彌明所作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

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器與之清泠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分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灧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泠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

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況西方

送陸歙州詩序（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遊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

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兮斂此大惠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

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顔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奭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敢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徵徃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摭文字以肩夫談端緐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

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旅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

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玆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為時之冠泱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凡太沖以去歲登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回棹京洛告歸江表岵兮屺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别庭闈望歸從古以來

未之聞也予爵官此都邑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覲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馬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

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宫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倘佯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絶刬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瘡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禨禬之事紛焉是二

夫豈特相反耶盖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徳義涵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宴相承矣貪封畧則攻戰乗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尅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茍之上下相仇

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容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

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由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鬭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鎪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隷具其居容貌於土木

者況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毁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逺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

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緼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馬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狺狺兮俗獷且狠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

繄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煙瞑山檣席卷兮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皖皖松霞秋亭兮蘭披春畹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

率生小櫟樸檄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互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丏東北倍髙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較葷十斛薪然後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眦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交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巨艑可賈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台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

草以炊雨之明日望兩來矣何數廡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與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歲旱吏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别一二買名

為偷乎今乎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渠吾將欲移其責于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笅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乎侮田乎登兮轂乎庾突晨煙兮蓬縷縷寵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附詩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

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
湩末派如溥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
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
里盡生雲母牆陷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
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賴川陳公
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
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
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

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浙江而西次於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髙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狥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非志負火爇予心寄懐此篇亦以書公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髙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夤縁流玉英澤藥

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飡和皆體平瓊漿駐容發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顧言構蓬華荷鍾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曽結頽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虵豕尚縱横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思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戍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錬師詩序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錬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絶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遥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來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莫染跡髙想已遷時飡金娥藥屢讀青苔篇八極

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頳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羽駕轉綿邈顧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唐文粹卷九十六

唐文粹卷九十七

宋 姚鉉 編

序庚總十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况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戸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冐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園序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輿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晉

惟聖寳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於朔擇時於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僚揖庶寮禮官辨章掌

舍陳次工備佾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賔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貴和晝莊敬具瞻之範羣情回洽預周旋宴語之懽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假趙之年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
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
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
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
竹而開宴泉賜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
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
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
夔龍伊吕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

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披圖啟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孽壤之惟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烟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皐舡迎海鶴魚龍九劍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邱壑杯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

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臧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讌在兹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丈思

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惟甚卽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𫈇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

或稷卨大賢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髙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於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

遺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浹酒不使飲則惟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於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餚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

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内頌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戸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烟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類

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叅和頴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賛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甠幸鼓徽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盖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

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

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

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

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

垂鐺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上者坐而論道掌

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

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

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揆辰擇地右班

劒驂六騶晝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皋藉其緑草驪山啓於朱户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葉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皋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轂齊瑟慷

慨於右座趙舞徘徊於白雲衮冕松風珠翠烟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傅常請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盖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懽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篪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是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

暖烟霭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囀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千丹霄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悦題賦詩無忘𦙁集

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𦙁風流之事盖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犀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盖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紊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践也而方伯之帷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天寳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賔客悵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

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溵頳右滙鄴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遥原縈矯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饑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妝乃擁車徒电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於東焉然後降舂流飈緣舟羽觴芳羞綴觧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巳酣於未歌樂尺賦既醉坐胏而靡怠日入而

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容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詩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户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

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嘗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皆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

才為絶藝自肇有生人至於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淩夐絶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於張之一端也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閒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寳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

丈行頮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
深源陳譙守下華軒沉沉樽爼静嘉庭篁霽景踈爽可
愛公天縱之思歘有所詣㬥請霜素頋撝奇蹤主人奮
裾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
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
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
飛黒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怳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
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頋若雷

雨之滄霈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筭妍蚩於陋目凝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孤矢造父之車馬内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

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於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守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晏其僚屬貞元十二

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冑恭國令宴於縣南溵濆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和自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殫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

酒既醉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謡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恬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遊之子實窺斯事兹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

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敘之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

江緣冉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将灝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為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

故為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颷鳴葭浮甘瓜清泉龠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懽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旼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泊英僚二三皆入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懽豪梁重

莊叟之興相與嬌翠帝騰清波紅粧屢舞緑醑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闕塞崇崒昆池清泠闕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盖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

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飛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

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　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而閒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合志同方賢者有紫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諠命我友

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奥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遞杳靄而歷嶇嶔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覯其羣山疊翠奏望拔起五峰巉巉列磴沈沈上靡碧落旁滂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睢聽不足則凝思宴息怳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論詣

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輕世界於橐籥蓋道由境深理自外奬故也昔之逺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為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髙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

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沈而止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可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羮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糺逖以為察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察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

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絶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多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沍雲駭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轆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

巒孱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嫠珪疊璐出空横虚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虚室峩峩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躍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猶蹋寺地身猶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譆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凝沍有之矣若求

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袤其以其袤不易會

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九十七